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mailto: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http://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 从贼奸溜滑到按真善忍做好人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我在修炼法轮功前, 与人交往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 说话是假话多, 真话少, 给人帮忙干活, 见轻活干, 有时敷衍了事应付人, 爱抽好烟, 赌博, 所以别人都说我贼奸溜滑。九八年十月, 我喜得大法, 那年我二十三岁。

大法改变了我的身心。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 不抽烟、不赌博、不撒谎, 做事先考虑别人, 实心诚意的帮助别人。做生意收到的假钱, 不管多大的面额, 我都把它销毁, 我在想, 五十元、一百元的假钱, 对没有钱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小数, 所以我不能让它再流通、去害人。而且我走过的路, 只要路中间有石头、砖头等, 我都要把它清理了, 因为晚上有人骑自行车、或开车, 就把人绊倒, 或者造成车祸, 几年下来, 我清理的石头、砖头等能拉几汽车。

二零零零年十月到十一月, 我们这里阴雨不断。从我们村到县城, 有三、四里路是石头土路, 南北通向, 时间长了没人修。我们村有三个造纸厂, 加上邻村的造纸厂, 有六、七个造纸厂, 来往拉麦草的车辆多, 路都轧出了车辙, 一下雨就成了泥水路。甲同修有一辆小四轮拖拉机, 我就和甲同修、乙同修、

丙同修商量把这条路修一下。

第二天我们四个同修开着甲同修的小四轮拖拉机, 来到我们村的造纸一厂, 我们跟厂长说了, 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这条泥水路, 把你们造纸一厂烧锅炉的废煤渣给我们, 我们拉去修路, 你们要钱我们给你们钱, 厂长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这条泥水路, 我们不要钱, 你们用多少拉多少。我们四个同修就冒着小雨, 一车一车的把废煤渣拉到这条泥水路上。有的工人听说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 还给我们帮忙装车。造纸一厂的废煤渣拉完, 我们就去造纸二厂, 造纸二厂的领导听说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 就把建厂时剩下的废砖块, 废煤渣都叫我们拉去修路。

这条路有五六个村子的人都走, 行人不断, 学生特多。有的问: 是村上领导让你们修的吧? 挣工资吗? 我们说: 我们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有的人听了, 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我们就给他们讲炼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一个好人的。

我们几天的修路, 不管是路过的人, 还是村里的人, 还是周围村子的人, 都说炼法轮功的是好人, 比村干部好, 村干部整天打麻将, 不办实事, 炼法轮功的义务修路, 不求回报, 最后人们把这条路叫“法轮功路”。

## 台湾民众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恶行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明慧记者孙柏、苏容高雄报导)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特别于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在台湾高雄市文化中心南后门的四维国宅广场, 举办赴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内幕说明和座谈会, 为当地民众剖析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的黑幕和风险。当民众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 并贩卖尸体作人体标本展览的内幕时, 都非常震惊甚且震怒, 纷纷表示, 任何人对这样的罪恶都不应沉默, 要赶快惩治中共这种惨无人道的恶行。

座谈会上播放了二零一一年前加拿大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来台新书《血腥的活摘器官》发表会时的演讲实况影片, 内容是揭露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惊人罪恶, 当时与会的三百多位贵宾和观众都非常震



撼。高雄市空中大学校长吴英明用颤抖的语气说: “怎会这样, 我很惊怕!”

在公务机关上班的王小姐之前有听她同事谈过法轮功在中共受迫害的真相, 但今天看了影片和说明会, 觉得这不只是普通的迫害, 是严酷的残害, 她说: “中共统治的大陆是大家公认没有人权的国家, 对于理念不同的团体, 会用莫须有的政治手段打压迫害, 对于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残忍了, 活摘意思就是把好端端、活生生的人拿走器

官致死, 太残忍了, 尤其是对善良的修炼团体。应该透过世界组织对中共作严厉的控诉, 快快惩治这恶行, 停止迫害。”她说她也会广为告诉朋友, 不要再到中国大陆作器官移植。

与会中有一位是医师专业出身的齐太太, 她了解到中国大陆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甚且还把尸体贩卖塑化、加工成标本展览的邪恶黑幕, 直呼中共太不人道了, 齐太太表士: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制止这个行为, 把这个恶行揭露出来, 让更多的人不要再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 台湾政府应该要立法制止这种行为, 不能再冷漠了。这真是象大卫·乔高以及大卫·麦塔斯《血腥的活摘器官》书中说的: 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程桂君，女，四十八岁，河北省东光县城关人，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程桂君曾四次进京上访，曾遭当地非法关押六次、遭勒索抢劫现金两万余元，曾遭两次非法劳教。

### 当地警察的恶行

九九年十月十五日，程桂君第二次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东光看守所关押。程桂君绝食抗议。警察王希杰把程桂君绑在大铁躺椅上，用手铐将两只手一边铐一只，两腿脚、胸被武装带绑着，强行灌食，把胃管从鼻孔插入胃中，灌食后也不给拔出来，在大铁躺椅上插多少天躺多少天。警察王希杰、霍星池等趁机敲诈勒索程桂君家人现金八千元，看守所又勒索六百多元才放人。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程桂君第四次进京上访。再次被劫持回东光看守所非法关押。有一天早晨，天还没亮，看守所警察秋国章把程桂君、刘杏荣、徐文丽等几名法轮功学员喊起来，用皮鞭把她们赶出监室，不让穿棉衣，站在大院里。大院的积雪还很多，他把法轮功学员的鞋脱掉，胳膊抬平，如有不服从，就用皮鞭打，在冰冷的早晨不知被冻了多长时间。警察王希杰还打程桂君的脸，嘴还骂骂咧咧。

零二年十一月一日，程桂君上街买东西，遭东光县公安局警察宫敬温、郭锐等绑架。他们从程桂君身上抢走现金一万一千八百元，又到她家中抢劫了部分私人财物。警察宫敬温、郭锐等把程桂君非法关押在东光交警大队，绑在铁椅子上，手分别被铐在铁椅子的两边，每天四五个人轮班监视，期间不让洗漱，不让睡觉，宫敬温打程桂君的脸，这样熬了五天四夜。接着，警察宫敬温伙同沧州国安大队警察车力、贾某、王义新等，

## 请关注 善良人遭酷刑暴虐

在东光交警大队仍把程桂君绑铐在大铁椅子上，整日整夜不让睡觉，不让眨眼，警察王义新用火机烧程桂君的手指头，用水往脸上泼，用钥匙捅肋骨等。程桂君又被折磨五天五夜。于零二年十二月份，程桂君又遭第二次非法劳教。

### 在高阳劳教所遭受的酷刑暴虐

零一年四月十一号，程桂君被非法送唐山市开平劳教所劳教一年。一进门就被搜身、罚站、不让睡觉，限制洗漱，不让去厕所，不让与人说话，每行动一步都有人监视着。在唐山被非法关押二个月，于零一年六月份，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魔窟高阳劳教所。一进高阳劳教所，大队长王亚杰

(女，已遭恶报，长毒瘤死亡)，就指使手下恶警把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衣服全部脱光，连内裤都得脱下来，进行所谓的搜身。次日傍晚后，恶警把程桂君叫到一间屋里，他们把程桂君的鞋、袜全部脱光，把她拷在地猫上(固定在地上的钢圈)不能动。然后女恶警刘亚敏、男恶警李某，用电棍电程桂君脚心、脚面、脚趾头。电棍闪着蓝光，发出“啪啪”电弧跳动声。恶警电一会，拳打脚踢一会，一直折磨到午夜。他们说：“你要不转化，明天还接着来”。

零一年八月份的一天夜里，王亚杰带领七八个男女恶警，用电棍电程桂君脚心、脚面、脚趾头，拳打脚



演示图：电棍电

踢，有的恶警打耳光。由于程桂君长期遭摧残，身体已很虚弱，再也支撑不住昏死过去。

### 在唐山劳教所遭受的酷刑暴虐

零二年十二月份，程桂君第二次被非法送唐山劳教所劳教三年。程桂君绝食抗议这种长期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劳教所恶警野蛮灌食，遭程桂君拒绝，恶警揪着程桂君头发，提着脖领子从床上甩到地上，打着耳光，架着去灌食。程桂君胳膊被绑在椅子的后背上，腿也绑在椅子上，灌一盆子面糊子。每天两次灌食，灌食用的橡胶管插到胃里，有时插的嘴上、脸上都是血。因长期被野蛮灌食，长期绑着，不能动，血液循环受到严重影响，致使程桂君腿脚麻木。

只因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程桂君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遭绑架和勒索重金，她的丈夫不堪承受而被迫离婚，一个美满的家庭破碎了。程桂君的父母、亲人都为程桂君暗自落泪伤心。

以上所述，只是程桂君遭受中共迫害的点滴，也是亿万万个善良法轮功学员十年来被中共暴虐的一个缩影。中共为什么迫害“真善忍”，因为它是“假恶斗”。它不让人信仰“真善忍”，目的是让所有人信仰它的“假恶斗”，加入它的黑帮党，和它一样人性全无的去害人、整治人，甚至谋杀。人人都和它一样了，谁也就不知道它的邪恶了，还误认为它一贯“伟、光、正”呢。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暴虐中，所表现出的坚贞、无畏、真诚、善良、宽容的高尚精神，威慑一切邪恶；撼醒众多中国人那冰封已久的良知善念。“真善忍”铸就的生命，是天地间令所有生命最最敬仰的永恒的高贵典范！

东光的父老乡亲们！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谁善谁恶、谁正谁邪，一目了然。希望你能明白真相，站在正义和善良一边，用你力所能及的方式，制止迫害，呵护善良，您的每一个义举，每一桩善行，都会带给您及全家美好的未来。

### 火烧塑料瓶 会啥样！



在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中，“自焚者”王进东腿上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完好无损。您可以试一试，看看这个瓶能耐几秒钟？本人试过了，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缩成小疙瘩并燃烧。汽油燃烧，火温度可达41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没烧焦，还能喊口号。有趣的是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您说这不是演戏又是啥？(文/钟实)